



妮子

□ 刘培国

妮子是我最小的堂妹，我三大爷最小的闺女。

小时候，一年有好几次回官庄老家，五服内的本家，谁家的儿子成亲，闺女出嫁，或者有人亡殁，父母都会带着我回去吃席。老家不缺院子。席口摆在院子当央，一桌挨一桌，人挤来挤去。厨灶离栏不远，泔水桶的味气叫猪兴奋，不停哼哼唧唧。炸肥肉、炸河虾、炸豆腐、炸绿豆丸子香气四溢，还有白花花的水氽肉丸。荤腥物是引子，大多加上大白菜熬汤。一位苍发老太带孙子来吃席，肉丸汤碗端上桌，手持白色陶瓷勺，一勺子撩下去，勺子里一溜肉丸，肉丸被撩去近半，堆在孙子跟前碟子里。母亲咬我耳朵，是你一个远房本家，该叫奶奶。

小时候老家既不通车也不通电，给我的印象，是夜的漆黑，以及刺骨的冷，一波一活的狗叫，让人知道老家的夜是活的。牵我往家跑的是一根粗粗的绳，可能是亲情。回去，住三大爷家。三大爷矮个，脸黄黑，腿脚麻利，脚底擦着地皮，像冰上走，却一步也不失足。他不苟言笑，见了我会说，来家好，家里多好，多来家住些！三大爷逗小孩玩，会把右手塞进左胳膊窝，蜷起左臂上一张一合，发出噗噗的动静，酷似放屁声，听多少有多少，我不笑，只是开心。

三大爷家有大姐、二姐，出嫁早，带着我玩的是大哥。堂妹小我两岁，从小长成个细长条，黄头发，眯缝眼，不和我靠近，只是在那里笑，嘴里哼唧一些歌谣，有的能听懂，有的听不懂。不多的对话总是你会这个吗？你会那个吗？

我能挑水了，挑着水筒，去村东头水库边那眼辘轳井上挑水。

挑水在清晨，是个冬天。村庄笼罩在淡淡的清雾里，清雾里掺和着炊烟，空气清甜，也有极少的呛味。白天是狗的夜晚，狗息了叫声，找捻睡觉。只有担杖钩的哗啦声在凉飕飕的空气里脆响。这是我头一回去辘轳井上挑水，半路上意识到有点显摆。辘轳会使不？旁人不会笑话我？我个子不小，肩膀却嫩。硬着头皮走向那井。

井上成了一幅画，一支队伍，三五个人，肩上挑着一条条直线，直线下吊着一对水筒，每一张嘴都哈出热气，出来是白的，风过来，白的热气向颈后散去。队

伍漫不经心地向井口挪动，走进画里。我加入进去。人们看我，似知道是谁家的亲戚，头脸肌肤跟乡下人不同，眼神里是带分寸的亲近，有保留的羡慕。我排进队尾，错出半个身位，目的是观察别人怎么使用辘轳。

辘轳井有一个砂石砌垒的井台，高出地面，经年累月磨损，磨不去上面的沟沟壑壑。挑水人站上去，倒是不滑，抓起挂钩拴牢在水筒提系上，扶住辘轳滚筒把水筒放下去，提起井绳朝两边猛拽，听见井下呼的一声，井绳一个下沉，筒里注满了水，便岔开双腿，两脚抓地，使劲摇动辘轳把柄，吱吱扭扭的声音唱起，一筒湛清的甜水就上来了，如法再来一筒，担杖一钩，上肩，起身，挑起来开走。轮到我，这套动作我已经隔空演习了四五遍。站上井台，知道井台上铺有些枯草防滑。余光往后一扫，身后有更多挑水人排成长队，心里打怵着，见堂妹正躲在不远处的墙角，头上蒙一条粉红的头巾，头巾遮檐下一双小眼睛看着我，眼神里是揶揄，也有好奇。会不会的，我得把水打上来。在拽来拽去的环节上稍费周折，水总是不情愿往筒里进，水筒在水面上飘过来，又飘过去，来回好多次，总算灌进去大半筒，还算行，摇动辘轳提上来。我硬撑着挑起筒，双手压住担杖的前部，飘悠悠地走上进村的陡坡，把水挑回家去，尽管有一点点飘忽。小我两岁的堂妹跟在我屁股后头，没话，呱呱地拍巴掌，给我加油。那只大盆盛六筒水，剩下的堂妹抢过去挑，让我跟着看。堂妹玩辘轳极熟练，提上来的水是满的，挑着水行走的样子像一溜风，走着的是两筒水，稳当，惯性，她只是两只水筒中间一个配角，似可有可无。

我十岁那年，母亲生了一场大病，一年内做了两个大手术，一纵一横两个刀口，加起来一尺半。父亲照顾不过来，请三大娘来博山照看我和弟弟。三大娘把堂妹搬在家里，跑到博山给我们做饭，伺候我上学。母亲的病是一劫，活不过来也许三大娘会领我们回老家。这是我的猜测，我没有听到过大人之间的对话，不知道大人们商量的过程。

留在家里的堂妹，应该也在念书坊，可不就是没娘的小孩，大姐管一顿饭，二姐管一顿饭。三大娘在博山并不省心。我没母亲的管束，不知道对

三大娘感恩，还经常对她撑劲。记得为了一件啥事，这样撒揸过三大娘：用不着你管，你咋赖在我家？你走，别在我家！三大娘如果抬手给我一巴掌，也正常不过，她却嘻嘻笑，笑时，脸上满是褶子，不大的黑眼仁里闪着亮光。三大娘管我的调皮捣蛋叫蹇，不听话的时候就，好孩子，别蹇，不蹇。父亲说，不听话就打。三大娘说，小孩家哪有不蹇的。刚蒸下来的地瓜面窝头热，三大娘都是捧在手里，两手来回倒腾，一边倒腾一边拿嘴来吹，不再烫手烫嘴了递给我和弟弟吃。那时候食用油凭票供应，三两豆油，三大娘济留着给我们吃了一月。

冬天那个下午，我从税务街后河沿放了学，就近走宾馆胡同回家，倒沿着河边往北溜达，边走边玩，夹着一泡尿，也不知道找个墙角昏晃解决。在火车站玩够了进入税务街北头的陡坡，紧跑了几步，一蹇，站下就不能动了，尿顶在了尿门上，使劲夹着腿动不得，不敢喘气，一喘气，天河落水堤坝崩塌，滚烫的一泡大尿喷薄而出，顺着棉裤裤筒流了下来。风一灌，一阵冰凉，站不是，走不是，蹲也不是，咋办？赶紧往家跑。一走一蹇拉，好歹挪回云家大门的家。见了三大娘，脸上一定毛梢梢的。三大娘问，咋了？我说，尿了。尿哪了？棉裤尿了。知不道找个茅房？哪有工夫。站在屋当央，腿劈着。尿了就尿了。来，上炕。三大娘习惯了老家叫法，管上床叫上炕。拉过被窝，让我钻进去，褪下棉裤。三大娘接过去，翻过棉裤里子，揭开火炉炉盖，慢慢熏烤。三大娘不像在烤棉裤，倒像烤一件吃食，仔细，耐心。炉火照着三大娘板栗色的脸，皱纹更多，炉火里的高光泛着金红，照不进的皱纹深处变成黝黑，整个脸庞像极一具铜像。

为什么要躲在被窝里？没有第二件棉裤，只有等烤干以后再穿。我清晰地记得那是一条缩腰棉裤，腰部是直筒，腰口往右一掖，多余部分折过来往左一缩，小腹处有三层，极暖和。我老老实实躲在被窝里，像猫棉了爪，眼睛盯着三大娘手上那棉裤。棉裤开始泛起白气，在红光里袅袅上升，又变成透明的热气，在火炉的上方四下弥散。穿棉裤都是溱心穿，没内裤，鲜有洗澡，汗渍沉积混合着尿液，一见明火高温，那气味好不到哪去。三大娘闻不到骚臭，倒像是端着老家水库网起的大黑鱼，鱼身上正往外弥漫香气。

母亲出院，三大娘完成使命回家，不用问，最高兴的恐怕是堂妹了。我想象着堂妹双臂紧扣，把自己挂在三大娘脖颈上的情形。童年，消失极快，像夜空的贼星，仿佛跟中年、老年一个时空。一眨眼，堂妹嫁做人妇。丈夫兄弟两个，嫁的是老二。老少住在一起，少婆婆、老婆婆都来自本庄，硬气强势。堂妹是有自己性格的，或者是古怪。婚后的生活不滋润，可以说是糟糕。一群孩子你打我闹，常常起饥荒。大伯嫂会言说，得婆婆欢心，一家人看堂妹不顺眼，丈夫弱懦，给不到庇护，也没有搬出来住的打谱，堂妹委屈多了，找一点因由就往娘家

跑，不管农忙农闲。大嫂见她回的不是时候，不袒护，劝她，闲的时候济着你住，多待两天不咋，忙了多在家照看孩子，有事没事往回跑不行。堂妹听不进大嫂劝，不往家跑就往姐姐家跑，劝也白劝。妯娌、婆媳关系越来越糟，一口气咽不下动了手，打到了公公，遭到大伯哥殴打，开始恐惧婆家，恐惧家里每一个人，躲在土炕角落里索索发抖。压力之下精神错乱，最后撇下两个女儿跑回娘家，再不愿回去，非得离异。去精神病医院看，看不出毛病，也有人说是墓田上出了问题，找人来看，没看出有啥卵窍。

离婚后的堂妹像老家水库上一只闲散的大鸟，愿飞就飞，愿落就落，在娘家、大姐家、二姐家串来串去，一晃十来年。其间有人做媒，得嫁一个人家才是办法。谁家谁嫁，堂妹坚决不嫁，婚姻是檐下叽叽喳喳的燕子窝，不该是叫人恐惧的狼洞，她惧怕下一个狼洞在等她。三大娘说，妮子不听话，想咋着咋着吧！寡居在家的堂妹我见过一次，只会朝我笑，再就是一个劲地躲闪，一转头工夫就不知道躲哪去了，她自己的世界最安全。

三大爷最先离开人世。他肺不好，应该是肺气肿，临走的那年很痛苦。那个春上没法喘气，总往西商镇医院跑。医生没办法了，撵回家等着。我和弟弟回去，三大爷正在床上嗷嗷叫，疼煞了疼煞了，尿憋得厉害，小肚子鼓鼓，一滴也尿不出来。我跟大哥说不行，大医院会有办法，把三大爷拉到第一医院，插了尿管。立马，三大爷躺在病房走廊上呻吟，舒服地呻吟，抓我的手说，好舒服！这么舒服！回去以后大半年，不断打消炎针，血管打瘪了，打不进去了，1987年腊月月初十，74岁的三大爷走了，他在人世间惦记的最后一件事，一定是堂妹的婚事。

前福不享必有后福。莱芜有个茶业口，茶业口有个阁老村，阁老村一个人中年丧妻，拉着一个女儿过得寡淡，缘分把这个人跟堂妹牵在了一起，他便成了我的妹夫。家里人想着莱芜忒远，没近处方便，不想堂妹十分乐意。堂妹嫁过去，能吃饭，能干活，那妹夫人善脾气好，不嫌弃，啥事都依着她，好吃好喝养着，从不给堂妹甩脸子，不叫堂妹吃一口屈，过成了一个好人家，两人把女孩培养成了个大学生，日子过得越来越旺相。一年里回来个两三次，带上莱芜山区出产的花椒。

每年回老家给父母上坟，我先扑进大哥家看望三大娘。自从母亲去世，三大娘就像亲娘。年复一年，三大娘的脸长成了一颗皱皮核桃，褶皱里装满全部的生活，她走的时候整九十，走得安祥，没有挂碍，时在2014年。

知道堂妹晚年得以安顿，心里那个宽慰，只有我自己知道。这得感谢这个时代，时代造就了乡村巨变，乡村巨变造就了善良的人。个人的福报就是时代的福报。多少年里，我为三大娘来照顾我，把她撇在家里而愧疚，特别是得知堂妹精神错乱以后，觉得就是我十岁那年夺堂妹之爱所致，这感觉日久弥甚。这下，我内心的一块铁疙瘩，可以慢慢化成铁水，变成生活的一种力道。

短歌一组

□ 卞奎

喜鹊

身穿花衣裳的喜鹊
飞落窗前枝头
她蹦蹦跳跳
为我唱歌

漂亮的花喜鹊
幸运的花喜鹊
你从哪里来
又要去哪里

花喜鹊与我相伴
我与幸福为伴呀

遥望

时常遥望西天的残月
会想起远方的友人
那月儿时隐时现
晃动浮云片片

那时我们携手走向高岗
我们在沙窝嬉戏无猜
那时我们放喉高歌
我们纵马舞动

如今 你还好吗
我久违的老伙计

狗儿

邻居家养了一条狗
白底棕花
像是雪地上
镶嵌着金叶

狗儿是他的朋友
如同家人
走到哪跟到哪
形影不离

那一天主人生了病
狗儿依偎身旁
犹同良药
暖了心房

云彩

披着云彩去旅游
一定是很浪漫的事
夏七月的火烧云
秋九月的薄纱云
都是旅途上
很惬意的披挂

当然雨雪天灰蒙蒙云
会令人心生焦虑
前方多舛
云开日出

那么 携着云去攀山
裹着云去越海
我们有时是人
我们有时是神仙

歌唱

或如初升的太阳
或如西沉的钩月
暴风雨来了
花朵迎风绽放

那是大海的汹涌澎湃
那是天上灿灿星光
歌唱是这样富有感召力
引动你的心弦共振

你也禁不住寻声而合
愿能添加一段美妙……